「SARS 對台灣經濟之衝擊及因應」研討會

第一場次 SARS 疫情防治與全球災害現況

顏慕庸

台北市立仁愛醫院　副院長

前　言

2003 年 5 月 14 日當 SARS 疫情達到最高峰時，立法委員劉憶如(台大財務金融系兼任 教授)規劃並由商鼎顧問公司主辦之「SARS 對台灣之衝擊及因應」研討會，邀請多 位專家 學者參與討論 SARS 疫情防治與全球災害現況，廣泛的評估疫情對產業、經濟的衝擊 及對 各個行業之影響。個人受邀將支援松山醫院之經驗，以 VCR 形式於會議中呈現，當時 參與抗煞的心得如今回頭看或許部分措施已不同於現今之實情，但個人仍希望將心得與經 驗與各位同好分享。

這波 SARS 疫情事實上並不是從和平醫院開始，以我從事感染科、急診科還有感 染管制 20 多年醫學生涯，我們看到 SARS 似乎是一個老朋友又見面的感覺，在大自然的法則之下，這一類的疫情，也就是微生物跟人類的互動一直持 續出現。以 1918 年的流行性感冒、即全球的西班牙 Spanish Flu 來看，SARS 疫情可能就是所謂的一百年出現一次的黑死病。

投入戰爭到現在已經有兩個禮拜了，就我個人的觀點來看，這就是一場戰爭， 是一場醫療人員到第一線拿起步槍扣起板機槍殺敵人，而且醫療人員也是第一 個陣亡的典型戰爭。但是，第一線士兵絕對不是致勝的要件，也就是背後的整 個行政體系，這裡指的不是醫療行爲體系，而是整個動員起來才是打勝這場戰 爭的要件。所以依戰爭的法則來看，在這裡面的人員、物流、資訊、還有媒體 的輔助，各方面都要有一個統一指揮調度的作戰計畫。當然第一時間我們撤退 的很慘，就好像所有的突發戰役一樣，第一次戰役總是會呈現潰敗的狀態， 就像當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Dunkerque 大撤退一樣，但是當我們已經退守到第 二線重新崛起時，就發現 SARS 並不是不可以被打敗的，現在在松山指揮部的狀 況就是重新崛起再出發的開始。當整個疫情在和平醫院跟各大醫學中心燃燒的 時候，我們政府立即下令成立松山指揮部做爲台灣第一個 SARS 專門收容醫院， 經過十多天一路走過來，實際上我們對整個戰鬥的現況還有整個戰役的前景都 已經了然於胸，也就是這一場戰在台北是一定可以打贏的。

很清楚地現在突發的大量個案數已經開始減少，但是社區保衛戰正開始 展開，由於這是一場全人類醫學史上沒有的經驗，所有的醫生缺乏這類經驗， 縱使在感染科學裡面，要去說服其他沒有經歷過戰爭的醫生來正視這一場不折 不扣的戰爭還是很困難，也因此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在非台北地區疫情會不 會因爲對於病毒形態較沒有經驗導致在其他地方燃燒起來。但我相信政府應該 已經針對這幾個點成立類似台北的統一作戰中心，開始負責這幾個地方的指揮 調度來對抗下一波 SARS 的戰爭。

我想在這一波 SARS 戰爭裡面，跟以往不同、完全違反過去醫學法則最重要的一 個原則就是動線管制，如

果做好所有的醫學原則，包括所有的負壓病房、包括 所有的個人裝置、第三級防護裝備，但如果缺少了動線管制的話，你在這一仗 裡面就會出現漏洞，SARS 可怕的地方是當你出現漏洞的時候，倒下來的不是只 有你一個，而是你周遭的戰友，當疫情再發展下去的時候，最可怕的就是演化 到所謂的封院的地步，甚至封市、封區都有可能。因此動線管制這個觀念在現 階段應該是緊急把這個經驗跟訊息往全台灣發散出去，這絕不是在地上畫幾條 線就好了，我們的目標是希望經過嚴格的隔離跟動線管制的觀念，在醫療實務 上達到所謂六個標準差的標準，六個標準差的觀念向來是用於工業用品的製程 ，在醫學上過去從不敢去談六個標準差，因爲醫學上沒有這麼幾近絕對的一個 數值。但在對抗 SARS 的戰爭，我們只有利用動線管制，非常簡單的一些動線設 計跟動線管制，朝六個標準差邁進，把 SARS 防堵到每個病人單位讓他不要再往 外擴散。也因此這個台北這個戰役結束，但是台灣其他地方的戰役我們要預防 下一波再起，甚至以 SARS 的個性有可能再全球其他地區蔓延，也因此當我們一 個月在看香港的笑話的時候，就像現在在南部有些鄉親在看台北的笑話，或者 其他國家正在看台灣的笑話，但是就美國 CDC 講的，其他國家到現在爲止沒有 出現只是因爲兩個字「運氣」而已，所以台灣這一場苦戰，雖然到現在國際視 聽還不是給我們很正面的評價，但是將來台灣這一役的經驗一定要輸出到全世 界去。因爲 SARS 不是完全陌生的，它就像是一個老朋友，1918 年 的經驗，最後一定全世界洗禮一次，SARS 疫情才會恢復平靜，將來會不會就像 流行性感冒病毒每一年有些微的變化，然後我們趕著發展疫苗去應付每一年的 SARS 變異？有可能。但是就這一波而言，我認爲等我們疫苗發展出來的時候， 可能全球人類已經掃過一次了，但是我絕對同意後續的疫苗發展絕對是對我們 人類全體文明的發展有絕對必要的關係，就像我們現在用流感疫苗來對付流感 病毒一樣。

有關醫療行政的部分，在戰爭的架構下來操盤大概就沒錯，比方說，戰爭當中 第一線人力是大量消耗的，也因此所有專科醫師可能在第一時間會馬上投入這 個戰場，但是 SARS 散播的速度非常快，會需要許多的大夫，包括非本科、非內 科系的、非醫師系的都要後續準備投入這個戰場，還好這裡面的訓練課程有所 謂的標準作業流程(SOP)，你只要是個醫生就可以投入這個戰場。有關資訊的部份 ，事實上我 們國家的資訊業是非常強，我相信這一方面是沒問題的。有關物流事實上是我 們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就以口罩跟隔離衣來講，現在是百分之百有錢買不到 ，所以戰備物資的儲訓這部份，呼籲這方面的準備要趕快開始。倘若我們真的 物資耗盡，要穿著雨衣戴著投影片上戰場是很辛酸的，但我昨天在某一家市立 醫院已經看到這個裝備了，所以各位曉得我們醫護人員是如何艱苦地在打這一 仗。

最後我想談談和平醫院的問題，目前台北的疫情稍稍告一段落，我們可以發現 所有的政治口水戰又再起來了，但是有關和平的議題，我只要用一句話來講， 這是一個全新的疾病，我們如何來發現這個新出現的疾病，如何去找，這個靠 第一個犧牲者來告訴我們事情發生了。第一個發現 SARS 的醫生用他的死亡來告 訴我們，在台灣的話，第一個非境外移入的案例在和平發生，和平用他的封院 來告訴我們，台北也是因爲這樣告訴台灣現在發生什麼事情，可惜很少人聽得 進這些，也因此第一個犧牲者沒有對或錯，也就是在對付 SARS 的戰爭時犯錯絕 對是會出現的，因爲 SARS 幾乎是一個無孔不入的幽魂。因此，犯錯是可以被接 受的，尤其是第一個犯錯者，希望我們停止口水戰爭，全民全力在國家的體制 下趕快結合起來、動起來，來打贏這場防煞戰爭，而且我們一定要勝利的。